

tRNA 同功受体的多样性及功能适应性

张伊平 祁国荣

(中国科学院上海生物化学研究所)

tRNA(转移核糖核酸)是一类含74—93个核苷酸的小分子核酸，分子量25,000—30,000道尔顿，沉降常数为4S。tRNA能与多种核酸(例如mRNA, 5SRNA)，蛋白质和酶(例如tRNA加工酶，氨酰tRNA合成酶，蛋白质合成起始因子，延长因子等)相互结合和作用，在生物体内行使多种功能，其中主要的是参与蛋白质的生物合成，并对基因的表达进行调节控制。除此功能之外，氨酰tRNA能调节相应氨基酸的生物合成，有些氨酰tRNA参与细菌细胞壁的合成，在某些病毒中，一些tRNA作为引物参与反转录。随着对tRNA结构与功能的深入研究，人们发现，tRNA对基因的调节控制作用，有时是通过一种或几种tRNA同功受体(isoacceptor)实现的。

蛋白质一般由二十种氨基酸组成，而tRNA则一般有三十一五十种，因此，对于每一种氨基酸来说，平均就有二到三种tRNA。存在于同一种生物体内或生物的同一种器官里，在结构上以至在功能上有所不同，但都能接受同一种氨基酸的几个tRNA就叫做tRNA同功受体。tRNA同功受体的多样性在调节蛋白质的生物合成中可能非常重要。Ames和Hartman较早提出的调节假说认为，某些tRNA可能以少量或者变更的形式(例如甲基化)存在，在阅读mRNA上的信息时，成为速度限制因素。这一假说显然不能解释为什么能识别同一种密码子的tRNA同功受体不能互相代替。预选择假说对此作了解答。这个假说认为，能识别相同密码子的几个tRNA同功受体可能属于不同的构象组，在某种情况下，一种同功受体具有的构象是唯一能用于正在进行翻译的mRNA中的某

个密码子。这种解释意味着tRNA的选择和蛋白质的生物合成调节，涉及到mRNA和某些蛋白质，这些蛋白质可能控制tRNA构象的变化。有些实验提供了有利于这些推测的证据。例如，肝癌腹水细胞tRNA和兔肝细胞tRNA能有效地参与珠蛋白mRNA、输卵管mRNA和EMC(*encephalomyocarditis*)病毒RNA的翻译，而网织细胞tRNA只能参与珠蛋白mRNA的翻译，可能在这些tRNA群体中缺少合成卵白蛋白和EMC病毒蛋白所需要的某些tRNA同功受体^[1]。用干扰素处理过的鼠细胞需要添加某些tRNA以翻译外源mRNA。对于翻译珠蛋白mRNA和Mengo病毒RNA，需要加不同种类的tRNA^{Leu}同功受体，它们也不能被含量较多的另一种tRNA^{Leu}所取代，即使这些同功受体识别相同的密码子^[2]。可能这些同功受体属于不同的构象组。

一、tRNA同功受体的数目

不同种类的生物，生物发育与分化各个时期，同种生物的不同器官以及同一组织正常与病变时(例如肿瘤的形成)，tRNA同功受体的数目都会有差异。在细菌中，有二十种氨酰tRNA合成酶，每一种都专一性地催化某种氨酰tRNA的合成，而tRNA则有三十一五十多种。在真核生物的细胞里，情况则较为复杂，因为线粒体与细胞浆里的tRNA和氨酰tRNA合成酶不同。在植物的细胞里，情况更为复杂，因为叶绿体与线粒体和细胞浆里的tRNA和氨酰tRNA合成酶都不同。用双向聚丙烯酰胺凝胶电泳分离总的tRNA，大肠杆菌为三十种，酵母为四十种，家蚕则为五十三种^[3]。有人曾经认为

表 1 部分动物、动物器官和微生物中 tRNA 同功受体的数目

tRNA 种类	来 源	同功受体数目
丙氨酸	人类脾脏	6
	家兔	4
	家蚕后部腺体	6
	大肠杆菌 B	2—3
	兔网织细胞	3
	兔网织细胞	5
精氨酸	大肠杆菌	5
	兔网织细胞	2
	兔网织细胞	2
	家蚕后部腺体	3
	兔网织细胞	3
	<i>S. epidermidis</i>	4
谷氨酸	<i>S. aureus</i> H.	3
	鸡胚腱细胞	4
	兔网织细胞	3
	兔网织细胞	2
	兔网织细胞	2
	大肠杆菌 B	2
异亮氨酸	兔网织细胞	2
	<i>S. typhimurium</i>	3
	兔网织细胞	4
	<i>S. typhimurium</i>	7
	大肠杆菌	6
	兔网织细胞	2
亮氨酸	枯草杆菌	3
	兔网织细胞	2
	兔网织细胞	2
	大肠杆菌	1(2)
	大肠杆菌	3
	鼠肝	2
赖氨酸	兔网织细胞	4
	兔网织细胞	2
	家蚕后腺体	5
	兔网织细胞	5
	<i>S. epidermidis</i>	4
	鼠脑	6
苏氨酸	鼠肝	3
	兔网织细胞	2
	<i>Micrococcus rosenii</i>	2
	兔网织细胞	4
	兔网织细胞	2
	大肠杆菌	1(2)
缬氨酸	兔网织细胞	2
	大肠杆菌	2
	<i>S. typhimurium</i>	2

tRNA^{Ala} 同功受体的数目随着生物由低到高级进化而增加，例如，人脾脏 tRNA^{Ala} 含六个同功受体，家蚕含四个，而大肠杆菌只含二—三个，

但后来在家蚕中发现六个 tRNA^{Ala} 同功受体，对此提出了异议。

Weil^[4] 列出了不同植物和植物不同器官中各种 tRNA 同功受体的数目，表 1 列出了部分动物，动物不同器官和微生物中一些 tRNA 同功受体的数目。但因分离纯化的方法不同，各实验报道的 tRNA 同功受体的数目不同，此表一般取分级较多的结果。

二、tRNA 同功受体之间的差别

目前，有关 tRNA 同功受体之间的差异研究得较多的是一级结构。有些同功受体仅为一到二个碱基的不同，有些差别较大。有时具有相同反密码子的 tRNA 同功受体差别仅是缺少某些核苷的修饰。在许多情况下，不完全的修饰是 tRNA 前体加工不完全的结果。反密码子不同的同功受体能识别同一种氨基酸的不同密码子。结构上的差别有时伴随功能的不同，然而，对于功能的差异目前了解得还不多。

用反相柱层析法可将 *S. epidermidis* 的 tRNA^{Gly} 分为三个同功受体，其中 tRNA₁^{Gly} 不能参与蛋白质的生物合成，而只能参与细胞壁肽聚多糖的合成，从 *S. aurens* 中得到的 tRNA₁^{Gly} 的作用也是如此。结构分析表明，*S. epidermidis* 的 tRNA₁^{Gly} 中最显著的特点是一般 tRNA 中共有的 GTTC 顺序被 GUGC 取代，而这个区域与核糖体的结合有关，因此，这种 tRNA^{Gly} 不能参与蛋白质的生物合成，除了其他因素之外，很可能与此变化有关。*S. epidermidis* 的 tRNA₁^{Gly} 还可分为 tRNA_{1a}^{Gly} 和 tRNA_{1b}^{Gly}，二者的一级结构有六处不同，另外，在二氢尿嘧啶环上，tRNA_{1b}^{Gly} 比 tRNA_{1a}^{Gly} 多一个碱基^[5]。类似的现象还发现于 *S. epidermidis* 的 tRNA^{Ser} 中，在其四个同功受体中，有一种不能参与蛋白质的生物合成，而只能参与肽聚多糖的合成。

在兔网织细胞蛋白质合成系统中，枯草杆菌 (*Bacillus subtilis* 168) 两个主要的 tRNA^{Lys} 同功受体参与兔珠蛋白翻译的活性不同，tRNA₃^{Lys} 的活性是 tRNA₁^{Lys} 的两倍左右。结构分析表明，tRNA₃^{Lys} 与 tRNA₁^{Lys} 的核苷酸排列

顺序基本一样，两者的区别只是转录后修饰程度的不同， $tRNA_3^{Lys}$ 高度修饰， $tRNA_1^{Lys}$ 则修饰不完全。通常，高度修饰的同功受体存在于生长缓慢的细胞中，而快速分裂的细胞（例如肿瘤细胞）中则为修饰不完全的同功受体。与此情况相反， $tRNA_3^{Lys}$ 主要存在于快速分裂的细胞中， $tRNA_1^{Lys}$ 则主要存在于静止细胞及孢子中^[6,7]。

家蚕的后部腺体在五龄后期主要合成丝心蛋白，而丝胶蛋白主要在中部腺体合成。Hentzen 等^[8]发现，后部丝腺体主要使用 $tRNA_2^{Ser}$ ，中部腺体主要使用 $tRNA_1^{Ser}$ 同功受体。结构分析表明， $tRNA_2^{Ser}$ 含两个结构几乎一样的同功受体，其中 $tRNA_{2b}^{Ser}$ 占 65%，它与 $tRNA_{2a}^{Ser}$ 仅是反密码子不同，前者为 IGA，后者为 CGA。反密码子 IGA 能识别密码子 UCA，这是丝心蛋白 mRNA 上丝氨酸的主要密码子。Meza 等^[9]比较分析了家蚕五种 $tRNA^{Ala}$ 同功受体，其中 $tRNA_{2a}^{Ala}$ 为后部丝腺体所特有，它与 $tRNA_{2b}^{Ala}$ 在结构上非常相似，具有相同的反密码子，两者仅有一个核苷酸的差别，即 $tRNA_{2a}^{Ala}$ 中第 40 位（自 5' 端起）的 U 或 Ψ 在 $tRNA_{2b}^{Ala}$ 中被 C 取代。由于体内尚未发现在转录后发生 C 转变为 U 的情况，因此，这两种同功受体可能是不同基因的表达产物，而不是因修饰不同引起的。家蚕后部腺体的 $tRNA_2^{Gly}$ 与 $tRNA_1^{Gly}$ 比较，除了反密码子外，有 20 个核苷酸残基不同，这表明在这些部位上近 30% 的差异并不影响其接受甘氨酸的功能。

在同一种生物的不同器官里，tRNA 同功受体有时也存在差别。Rogg 等^[10]发现，鼠脑组织含六种 tRNA^{Ser} 同功受体，其中三种与鼠肝组织的相同，另外三种与此三种的区别在于 D 环上 G 的核糖没有甲基化。类似的现象早些时候还发现于兔与小牛的肝和脑组织之间。

在正常细胞与肿瘤细胞之间，tRNA 的层析图谱大多数是一致的，但有时也有变化，比如，柱层析洗脱峰之间的比例，相对移动位置，以及出现新的同功受体。许多肿瘤组织中所出现的 $tRNA^{Tyr}$, $tRNA^{His}$ 和 $tRNA^{Asp}$ 同功受体在

其反密码子的摇摆位置上都缺乏这类 tRNA 所共有的修饰核苷 Q。例如，有一种鼠肝腹水肿瘤的 $tRNA^{Asp}$ 与正常组织的 $tRNA^{Asp}$ 的核苷酸排列顺序，除了摇摆位置上正常的是带有甘露糖的 Q，肿瘤组织中它被 G 所取代外，其他都是一样的。因此，可以认为肿瘤组织中新出现的 $tRNA^{Asp}$ 同功受体是转录后修饰不完全造成的^[11]。这种现象给某些肿瘤的治疗带来了希望，例如，有人报道，Ehrlich 腹水肿瘤的 tRNA 缺乏修饰碱基 Q，连续给生此肿瘤的老鼠灌注 Q，能够逆转 Q 的缺乏，并能抑制肿瘤的生长^[12]。

三、功能适应性

在一些大量合成专一性蛋白质的细胞里，其 tRNA 的水平往往正比例于正被合成的蛋白质的氨基酸组成成分。这种现象发现于牛眼的晶状体和鼠淋巴细胞，牛正在泌乳的乳腺，兔和牛的网织细胞，家蚕的丝腺体，蓖麻蚕后部腺体以及鼠和小鸡的胶元等组织。这种适应性还在植物中发现。这种变化有时伴随着 tRNA 同功受体水平的变化。例如，与鸡的肝、脑和心脏的 $tRNA^{Gly}$ 平均接受活性相比，鸡胚腱细胞中 $tRNA^{Gly}$ 接受活性增高 33%，在其四个同功受体中，有一个含量增加明显，很可能与胶元蛋白的合成有关^[13]。当玉米胚乳活跃地合成玉米醇溶蛋白（一种富含甘氨酸，亮氨酸和丙氨酸的蛋白质）时，与其籽胚的 tRNA 相比，接受以上三种氨基酸的 tRNA 活性增加，用反相柱层析法分析，这三种 tRNA 的各个同功受体的含量变化是不同的^[14]。这种连续的选择性的调节在原核生物，真核生物，未分化的以及高度分化的组织中均存在，在分子水平，这种适应性关系表现在 mRNA 上同义密码子的频率与相应的 tRNA 同功受体的分布中，例如，五龄期家蚕后部丝腺体的 tRNA 同功受体的分布与丝心蛋白 mRNA 中密码子的频率之间就密切相关（相关系数 $r = 0.99$ ，见表 2）。这种相关性还存在于兔网织细胞中。

动物和病毒的 mRNA 结构差别很大。动

表 2 五龄第八天家蚕后部丝腺体三种 tRNA 的分布, 相应的密码子以及氨基 tRNA 合成酶活性^[15]

丝心蛋白氨基酸组成 (%)	丙氨酸			甘氨酸			丝氨酸		
	29			46			12		
氨酰 tRNA 合成酶 (%)	31			42			13		
tRNA (%)	26			42			16		
tRNA 同功受体 (%)	3	6	17	20	7	15	5	9	2
反密码子(3'-5')*	(CGU) (CGG) (CGI)			CCG (CCN) CCU			(UCG) AGI AGC		
丝心蛋白 mRNA 的密码子 (5'-3')	GCU			GGU			GGA		
丝心蛋白 mRNA 的密码子 (%)	29			27			19		
							12		

* 括号里为可能的反密码子

物组织的 mRNA 具有某些共性, 其密码子频率与各种动物组织中 tRNA 同功受体的分布有相关性, 但动物组织的 tRNA 同功受体的分布与病毒 mRNA 中密码子频率没有这种关系。这种现象表明, 在进化过程中, 密码子与反密码子同时被选择, 以保证翻译的准确性^[16]。tRNA 同功受体的适应性说明, 与密码子的频率相比, 不存在某种过多或过少的同功受体, 两者的水平是密切相关的。因此, 有人提出^[17], 细胞中蛋白质生物合成的速度并非由某种低浓度的起调节作用的 tRNA 所控制, 而是由整个 tRNA 群体作为蛋白质合成速度的调节者。这意味着 mRNA 的生物合成和翻译这种 mRNA 所需要的 tRNA 种类是相关的, 这种协调的搭配依赖一个共同的信号, 同样受遗传控制。蛋白质合成的速度和数量同时依赖相应的 mRNA 的水平和 tRNA 群体的组成成分, 扰乱 tRNA 群体, 就将影响同功受体的分布, 从而使其与相应 mRNA 密码子频率的相关性失调, 合成蛋白质的速度因此减慢, 并发生错误的翻译。由此看来, 一种蛋白质合成的量与相应的 mRNA 的量有平行关系, 其延长速度在适应的 tRNA 群体(通常为同源 tRNA)存在时是最大的, 同时翻译的准确性也依赖处于平衡状态的 tRNA 群体。

总之, tRNA 在同功受体水平调节蛋白质的生物合成对了解 tRNA 的结构与功能、蛋白

质的生物合成的调节等是很重要的, 并具有实际意义, 因此, 这方面有待于更深入细致的研究。

参 考 文 献

- [1] Sharma, O. K. et al.: *Biochemistry*, **15**, 4313, 1976.
- [2] Zilberstein, A. et al.: *J. Mol. Biol.*, **108**, 43, 1976.
- [3] Garel, J. P. et al.: *Biochemistry*, **16**, 3618, 1977.
- [4] Weil, J. H.: *Nucleic acids in plants* (ed. by Hall, T. C. and Davies, J. W.), Vol. 1, 143, 1979.
- [5] Roberts, R. J.: *Nature New Biol.*, **237**, 44, 1972.
- [6] Smith, D. W. E. et al.: *Nucleic acids Res.*, **10**, 3117, 1982.
- [7] Vold, B. S. et al.: *Nucleic acids Res.*, **10**, 3125, 1982.
- [8] Hentzen, D. et al.: *Nature*, **290**, 267, 1981.
- [9] Meza, L. et al.: *FEBS Lett.*, **77**, 255, 1977.
- [10] Rogg, H. et al.: *Proc. Natl. Acad. Sci. U. S. A.*, **74**, 4243, 1977.
- [11] Kuchino, Y. et al.: *J. Biol. Chem.*, **256**, 9059, 1981.
- [12] Katze, J. R. et al.: *Biochem. Biophys. Res. Commun.*, **96**, 313, 1980.
- [13] Christner, P. J. et al.: *Arch. Biochem. Biophys.*, **172**, 399, 1976.
- [14] Viotti, A. et al.: *Biochim. Biophys. Acta*, **517**, 125, 1978.
- [15] Garel, J. P.: *Nature*, **260**, 805, 1976.
- [16] Chavancy, G. et al.: *Biochimie*, **61**, 71, 1979.
- [17] Chavancy, G. et al.: *Biochimie*, **63**, 187, 1981.

[本文于 1982 年 10 月 6 日收到]